

2022年春天被日本人称为“涨价之春”，长年饱受通缩之苦的日本出现罕见的物价上涨。

持续的乌克兰危机正不断推高日本的进口原材料价格，与此同时，日元汇率在两个月内下跌11%，4月20日一度跌至129日元兑1美元，刷新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同日，日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也跌破1人民币兑换20日元大关，创近7年新低。

以往，日元贬值通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，如今却演变为措手不及的“恶性日元贬值”。在原材料价格高涨和日元贬值的双重作用下，日本造纸、食品等行业成本飙升。

生活在日本首都圈千叶县的全职太太井上最近逛超市发现，4月开始，食用油、面粉、蛋黄酱，甚至还有纸尿裤都涨价了，而且很多食品是继去年秋季之后的第二轮提价，进口肉类也意料之中更贵了。

井上告诉澎湃新闻：“几十年来，收入和物价都陷入共同停滞的恶性循环，现在收入还是没变，食品价格涨得虽然不多，几十日元左右，但还是很让人在意。”

日本政府的焦虑感拉高，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近日在参议院会议中表示，日元贬值速度较快，从当下的经济状况来看，会带来强烈的负面影响。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4月25日表示，日元下跌走势相当剧烈，但是坚持宽松货币政策。

面对日元汇率连跌不止，日本政府和央行是放任还是无奈？

物价上涨之因

当地时间4月26日晚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记者会，敲定了总额6.2万亿日元（约合人民币3179亿元）应对物价上涨的紧急对策，包括向低收入育儿家庭发放5万日元，延长向炼油商发放补贴的时限。

自俄乌危机爆发，全球大宗商品大幅上涨，而日本能源和食品高度依赖海外进口，原油价格上涨，继而导致电费和燃气费随之升高。井上说，他们四口之家3月的电费约8400日元，和去年3月相比至少增加了三成。“电价居高不下，食品价格也上涨，如果持续下去，将给家庭收支造成不小的负担。”

日本总务省4月22日公布的3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上升0.8%，升幅达到14个月来新高。其中，能源价格的升幅创1981年以来最高纪录。今年已有多家日本电力公司不堪电价之高宣布破产，诸多商场为节省电力，关闭了电器展示样品的电源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日元大幅贬值放大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。

去年10月，岸田文雄上台伊始，日本国民民主党代理代表大塚耕平在参议院会议上提问：“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已降至197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。（首相）怎么看？”当时岸田文雄避而不答，随后召开了阁僚会议磋商原油价格走高对策，日元贬值的压力开始显露。

在日本经济界，125日元兑1美元一直被视为可以容忍的贬值下限，这一界限出自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，因此被称作“黑田防线”。今年以来，日元汇率不断下探，“避险资产”的光环逐渐失色，“黑田防线”也被击溃。

在日本央行和政府看来，坚持日元“适度”贬值，有助于增强日本对外出口，并推高日本通胀，不过汇率下跌的速度如此之快，是他们不愿看到的，却“身不由己”。

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日元急剧贬值一部分源于外部因素。上个月，美国退出宽松政策，步入加息通道，形成了日美利差，吸引国际资本涌向美国。此外，在俄乌冲突背景下，美国在明确不介入冲突后，受到资本市场的高度青睐，其金融主导体位又在对俄经济制裁过程中得到再次确认，改变了国际资本市场“动荡时期买日元”的风向。

“美国经济非常强劲。希望恢复物价的稳定。”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16日的记者会上宣布改变疫情以来的政策，加息0.25%，启动量化紧缩政策。担心资本外流的经济体纷纷跟进，欧美多数国家利率转正。此时，日本央行执着于宽松货币政策，加码购债，将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利率水平。

据共同社报道，黑田东彦4月22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表示，日本的物价上升是暂时的，为了经济复苏，必须坚持强有力的货币宽松政策。对于外界普遍关心的日元贬值问题，他只字未提。

日本央行和政府在本轮日元贬值中处于被动境地，究其根本还在于日本经济自身。

日元贬值之困

生于昭和末年的井上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成长，“许多人有‘日元升值恐惧症’，一旦升值意味着不景气，股市也会应声下跌，因此会习惯性认为贬值没有关系、贬值更有利，但现在形势不同了。”

近20年来，日本一直试图摆脱通货紧缩。2013年春天，黑田东彦走马上任执掌日

本央行，和当时的安倍政府联手，提出在两年内实现2%的通胀目标，推行“超级量化宽松”政策。在黑田看来，物价不上涨就难以改变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状况。

黑田东彦通过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来推动日元大幅贬值，助力“安倍经济学”，希望以此提升企业利润，使企业扩大用工及经营规模，进一步刺激消费，增加内需。然而，日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示，“安倍经济学”的第一支箭——超宽松货币政策，只在射出的第一年略见成效，在刺激内需方面后继乏力。

9年过去了，2%的通胀目标始终没有实现，黑田东彦所坚持的“弱势日元”立场却难被动摇。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，黑田在明年4月任期结束前不会改变货币政策，以维护其政治遗产，但他已经越来越势单力薄，尤其是日元持续贬值，引来诸多质疑声。

此时，安倍晋三出面为黑田“站台”，也是在捍卫“安倍经济学”。据日本广播协会（NHK）报道，安倍4月25日表示，目前日元贬值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令人担忧，“日本工业出口能力强，如果外国游客恢复入境，日元贬值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环境。”

不可否认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，确实有过两次有益的日元贬值，先后发生于2002年和2012年。但是随着时代变化，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使日元贬值变得负面。

张玉来指出，随着日本企业大举进军海外，海外设备投资甚至超过国内设备投资规模，经济结构转向了“投资债权国”模式。这种结构导致日本经济（国内）竞争力迅速下滑，体现技术创新的“全要素生产率”，以及日本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部分都在下降。

眼下，日本政府和央行就日元贬值释放的信号模棱两可。

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4月26日表示，汇率的急速波动不可取，将密切关注汇率动向。黑田东彦虽然承认“急速的日元贬值是负面的”，但坚持“日元贬值对经济总体而言有益”。这样的表态促使市场判定日本官方不会采取行动应对日元贬值，导致进一步抛售日元的恶性循环。

日本财界的担忧声渐高，对岸田政府而言，参议院选举在即，日元疲软已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政治热点。

日本经济之“损”

今年3月底，日本央行总裁和首相时隔5个月进行会谈，谈话结束后黑田东彦在首相

官邸被记者围住。据日本广播协会（NHK）的视频报道，当被问及日元贬值问题时，他回答：“我们（日本央行）的实时金融调节对汇率没有直接影响。”又有记者追问，首相是否就贬值问题提出要求，黑田说：“没有特别要求。”

日媒报道指出，黑田明确否认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负有责任，而是将皮球踢给了岸田政府。

诚然，日本央行加息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是抑制日元贬值的选项之一，但是这将给政府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，使经济“降温”。日本近两年因防疫需求扩大财政支出，增加国债发行，该国财务省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底日本国家债务达1218万亿日元，国民人均负债约为971万日元。

日本央行此时完全没有把加息纳入考虑范畴，还在致力于压制长期利率上升。据NHK报道，日本央行从4月21日至26日购入了超2兆亿日元的国债，截至26日，长期利率仍然在央行所能容忍的上限附近徘徊，未出现明显回落。

日本央行于4月27日至28日召开金融政策决定会议，政策制定者在拥抱抑或抵制日元走低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外界普遍关注是否会转换大规模金融缓和政策。彭博社27日援引经济学家意见指出，有九成可能性将维持现状。

“现在日元贬值很糟糕，对日本经济无益。”日本商工会议所负责人三村明夫4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希望政府分析日元贬值的影响并考虑应对政策，超半数中小企业认为贬值对经营不利。如果企业无法将“输入型通胀”转移到销售价格中去，受损的将是企业自身利润。

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称，物价上涨导致日本企业和国民的不满情绪加剧，今夏的参议院选举临近，岸田政府的政治危机感非常强烈。4月26日，岸田文雄表示，为稳定汇率而考虑经济政策，这是政府应该努力做的事情。

为应对日元贬值，日本政府出售持有的美元、买入日元的“外汇干预”是一种手段，但前提是要与美国方面进行协调。回顾1995到1998年的日元贬值周期，日本央行在后期大举干预买入日元，也未能挽回跌势，最后靠美国出手才使日元贬值止步。

而现在美国正在通过货币紧缩对抗高通胀，难有余力帮助日本。据日本民营电视台TBS报道，铃木俊一和美国财长耶伦4月22日就日美两国汇率情况进行了沟通，日本政府相关人员称，美方是积极探讨的态度。不过报道分析，美国政府或许难以认同买入日元来干预，因为此举会压低美元汇率，加快美国国内通胀上升。

在日元进一步贬值之前，日本政府能否争取到美方的理解也成为一大焦点。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伊藤元重24日撰文指出，日元实力已经降到1995年顶峰时期水平的一半以下，不仅是汇率上的贬值，更重要的是通缩使日本的物价和工资比其他国家低，结果导致“日元的购买力下降，我们的工资购买力也下降，日本变得贫穷”。

栏目主编：顾万全 文字编辑：房颖 题图来源：图虫 图片编辑：徐佳敏

来源：作者：澎湃新闻 陈沁涵